

◎ 李叔德 / 著

惊世骇俗

皮日休

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，

『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镞。』

鲁迅



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◎ 李叔德 / 著

惊世骇俗

皮日休

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，

『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镞。』

——
鲁迅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世骇俗皮日休/李叔德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650 - 1

- I. 惊…
- II. 李…
- III. 皮日休(约 834 ~ 883)——生平事迹
-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7492 号

惊世骇俗皮日休

李叔德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68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字数:308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21
插页:2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650 - 1

印次: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32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目录

惊世骇俗皮日休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老叔有志承大统 | 少年无畏闯京城 | / 1 |
| 第二章 | 皮子一怒焚淫窟 | 鹿门万树迎隐客 | / 13 |
| 第三章 | 任亦野踏野叩扉 | 皮裘美寻美迷途 | / 24 |
| 第四章 | 老皇帝风雨辞世 | 新天子歌舞竞日 | / 36 |
| 第五章 | 任亦野欲擒故纵 | 步非烟借计生情 | / 45 |
| 第六章 | 尚让威镇吕堰驿 | 黄巢喜游襄州府 | / 54 |
| 第七章 | 以诗入菜竟如何 | 借古讽今亦快哉 | / 62 |
| 第八章 | 古寺敬佛明大志 | 孟亭祭贤书奇文 | / 71 |
| 第九章 | 皮日休追花遇险 | 唐懿宗悼女成灾 | / 83 |
| 第十章 | 落第子发愤著书 | 失意女寻郎续对 | / 93 |
| 第十一章 | 任亦野探闺中友 | 皮日休访湖边士 | / 105 |
| 第十二章 | 武公业因讹传讹 | 皮日休一错再错 | / 117 |
| 第十三章 | 中举书生显傲骨 | 落第秀才起反意 | / 128 |
| 第十四章 | 苏州喜逢终身友 | 太湖竞唱渔光曲 | / 139 |
| 第十五章 | 藤清清喜结良缘 | 皮判官苦咏橡奴 | / 148 |
| 第十六章 | 迎佛骨懿宗归天 | 覬大位八王争嫡 | / 156 |
| 第十七章 | 逐小利仙芝折戟 | 树大旗黄巢纳贤 | / 164 |
| 第十八章 | 任亦野寻分合梦 | 步非烟谱生死情 | / 174 |
| 第十九章 | 任飞扬惊险救姑 | 武功业愤怒从军 | / 182 |
| 第二十章 | 皮陆共唱千韵诗 | 藤任共定此生缘 | / 191 |
| 第二十一章 | 皮日休一索悬命 | 朱阿三五鞭求生 | / 199 |
| 第二十二章 | 黄巢军两路纵横 | 唐僖宗一塌糊涂 | / 209 |
| 第二十三章 | 多情女救薄情郎 | 无心人吟有心诗 | / 219 |
| 第二十四章 | 黄巢南图广州府 | 僖宗错失和平业 | / 229 |

目录

惊世骇俗皮日休

第二十五章	裘美号醉吟先生	鲁望成江湖散人	/ 238
第二十六章	大将军江夏聚义	少年郎军帐晋爵	/ 248
第二十七章	武功大战朱阿三	洛阳劝降刘允章	/ 257
第二十八章	僖宗出逃咸阳道	黄花怒放长安城	/ 267
第二十九章	黄天王无穷坐大	任亦野有限封后	/ 275
第三十章	长安城竟日走鬼	皮翰林五言封神	/ 285
第三十一章	天煞星天煞尔黄	虎狼谷虎狼成谜	/ 293
第三十二章	同官县皮子题壁	大明宫任女呛唐	/ 303
第三十三章	吴越山河归钱镠	皮任雪窦探神仙	/ 312

附录一：诗与历史——《诗人三部曲》创作札记 / 322

附录二：插图画家李叔明先生艺术生平 / 328

第一章

老叔有志承大统 少年无畏闯京城

大唐会昌六年的春天，长安城里传出一个惊人消息：年轻的武宗皇帝因误服金丹，身患重病，已经气息奄奄、命在旦夕！

皇宫内外登时乱成一团。朝臣和宦官们七嘴八舌，各怀鬼胎，讨论着由谁来承继大统、成为新一代天子？

武宗皇帝有五个儿子，是为杞王李峻、益王李岷、兖王李岐、德王李峰、昌王李嵯。除李嵯夭折外，尚有四王。然而，因为皇帝不过三十多岁，又正在追求长生不老之法，所以非但没立太子，连皇后也不曾册封。这样诸位王子都是普通妃嫔所生，大家彼此彼此，谁也不是嫡子。

当然，长子杞王李峻已经年届十六，按常理也可以接班登位。

这日朝堂上有人作如是建议。

可是众大臣及内廷宦官们却只是议论纷纷，各抒己见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因为，有一个巨大而浓郁的阴影从皇宫之外远远罩了过来。

当皇宫乱成一团糟、大家都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武宗皇帝的十三叔、光王李忱正在自家王府后花园里散步。

他身材魁梧，神态悠闲，站在花园里一棵海棠树下，聚精会神地瞧着一只数寸长的绿色四脚蛇在草丛中出没。不知他有没有预料到，一个天大的运气正慢慢朝他逼来。运气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，祈祷求不来，奋斗挣不来，耐心等不来，痴情寻不来。如果是一个像当皇帝掌江山那样天大的运气，更是人们做梦也梦不来的事情。

那四脚蛇大概是正处于生命的旺盛期，在茂密的草地里摇头晃脑乱窜，捕捉着蚊子，动作敏捷而干练。李忱正瞧到兴头上，它却钻进几片叶子下面，好一会儿不见踪影。这小家伙到哪里去了呢？

这时候远处有太监尖声呼喊着王爷的名字，声音焦虑而急迫。

李忱虽然大致料到了什么，但他决定在找到那个小家伙之前，不离开这里。然而过了很长时间，四脚蛇的踪迹仍没出现。太监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。李忱临走时回头望了一眼，终于发现那个小家伙竟已经爬上高高的树干，正昂首仰向天空，全身纹丝不动，似乎在沉思静虑。

李忱嘻嘻一声，快步朝外走去。

李忱虽然是正宗的龙子龙孙，但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与皇位无缘。他是先朝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，母亲郑氏出身卑微。上面的哥哥们甚多。而且宪宗早早便立了大哥李宁当太子。后来太子夭折，又立了三哥李恒做太子，这便是唐穆宗。唐穆宗即位后立自己的长子李湛为太子，后来承接大统，是为唐敬宗。

连侄儿都已经当了皇帝，所以李忱就算有皇帝梦的话，离皇族主脉也是渐行渐远了。

唐敬宗却是一个倒霉的皇帝，登位仅仅两年，便在一片乱七八糟的事件中丧命，他的年幼的儿子们也一同被杀得干干净净。于是由他的弟弟、穆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江王李昂登基，是为唐文宗。唐文宗当了数年皇帝，垂死之际，亦在一片血光剑影中由他的弟弟安王炎接班，便是眼下这位奄奄一息的唐武宗。三弟兄轮流坐庄，成为李唐皇位传承史中一大奇迹。三兄弟加起来在位不过20来年，都没活过四十岁。

李忱眼看着侄儿们在腥风血雨中出入争斗，骨肉相残，表面上对那个皇位越发不感兴趣了。二十年来，他言行谨慎，超然世外，凡事袖手旁观。然而由于他的母亲、野心勃勃的郑太妃在皇宫内广结人缘，遍撒财货，宦官们对这位皇叔是敬重有加。

李忱跟四脚蛇告别之后，来到前院，竟是皇宫内的太监宣武宗皇帝圣旨，立他为皇太叔，行监国大权。

有唐一朝曾有皇太子、皇太女甚至皇太弟的封号，都是为储君专设的。至于皇太叔这一个奇怪的称号倒是前所未有的。

原来在朝廷上一片混乱之中，郑太妃的心腹、宦官马元贽见机行事，高声提议，立德高望重的皇叔、光王李忱为皇太叔，可稳定政局、保住李唐江山。其他几名权势大的宦官立即响应。

朝臣们大多是平庸之辈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出头为年幼的杞王李峻说一句话。于是大家一起作弊，乘皇帝昏迷，矫皇帝旨意，称诸皇

子均年幼，诏立光王李忱为皇太叔，权当军国政事。李忱来到政事堂之后，几番推让，说皇帝尚有数名王子，皆可接位。大臣们交头接耳，不知皇叔这话是真是假。那马元贇当众大声喝道：“皇叔亦是先皇嫡系，国家亦需要一位英明君主。为天下百姓着想，皇叔继承大统，有何不妥？”大殿内外，顿时鸦雀无声。李忱环顾四周，再无反对之声，这才欣然应允。

几天之后，武宗皇帝驾崩。李忱整衣谢过天地祖宗，便在侄儿的灵柩前接位，名正言顺地成了皇宫的新主人。他择了个良道吉日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，改元为大中，是为唐宣宗。

宣宗李忱即位时，年方三十七岁，年富力强，稳重沉着。一个从权力圈子之外走来的成年的皇帝，既出身皇宫，又熟悉民情，又有能力充分行皇权治理军政大事，当然是一个好皇帝。

可惜，他的母亲却不那么光彩。郑太妃原是宪宗朝宰相李琦的侍婢，宪宗到李琦家串门，看上了她，李琦便卖个人情，将郑氏奉献出来给主子当了后妃。宪宗的正宫皇后乃是当年拯救大唐天下的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，出身高贵。这郭皇后便十分瞧不起郑氏，从没给她好脸色瞧。

不过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如今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，郑氏名正言顺地也当上了皇太后，便把数十年的积怨发泄出来，在后宫处处与郭太后作对，又传播谣言说郭太后当年毒死了宪宗皇帝，把郭太后气得半死。后来渐渐地郭太后的钱粮衣饰也短缺起来。郭太后出身名门，历经五代皇帝，养尊处优，被皇族诸王推崇备至，何尝受过如此虐待？便一纵身跳下勤政楼，了结此生。郭太后死后理应附葬宪宗陵墓，宣宗皇帝却将她葬之景陵外园。有太常官王皋再三上书曰：“太皇太后系汾阳王孙女，事宪宗为妇，与陛下亦有母子名分，身历五朝，母仪天下，万不可废正嫡大礼。”那宣宗在自己母亲郑太后挑唆下，非但不准奏，而且将王皋贬为句容令，赶出京城。

不过，除了为母亲出气，打压郭太后之外，宣宗皇帝在其他方面倒是英明之至。对于皇亲国戚的管理尤其严厉。

郑太后有个弟弟名曰郑光，名符其实真是光棍一条，一无是处。郑光一步登天成了国舅爷，借着姐姐的势力找皇帝要官。宣宗却在此

时显出了治国之才，宁愿给亲舅舅金银财宝、却不肯给他一个官儿，以免他延误政事、残害百姓。

宣宗皇帝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顥。一日郑顥病了，皇帝特派中使到驸马府中问候女婿。万寿公主却在慈恩寺中观戏。宣宗闻听大怒，召来女儿，面斥道：“朕家女儿何得如此骄放？怪道士大夫家每不欲与朕家联婚。小郎有病，汝应不离左右侍奉汤药。何得自去观戏？且入寺观戏亦非妇道！”万寿公主吓得诺诺连声，从此收敛许多，谨守妇德。

皇帝的次女永福公主美丽妖娆却娇气十足。一次用膳时，因菜蔬不合胃口，竟大发脾气把筷子也折断了。皇帝本欲将其嫁与朝中的大臣于琮，见女儿如此顽劣，喝道：“如此性情，怎么可以为士大夫妇？”于是改将四女广德公主嫁给于琮。大唐李家的公主们远从太平公主开始，便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惯，在宣宗皇帝严格训导下，公主们将许多恶习渐渐改了过来。

宣宗皇帝特别喜欢以学识晋升的进士，经常问朝廷的臣子是否进士出身，如果有以进士出身来回答的，宣宗必定大喜。他会再接着问当时的考题及座主的姓名。假若碰上优秀人才参加进士考试偶然落榜，他就一定要叹息好长一段时间。皇帝还在宫中自己题名为“乡贡进士李道龙”，自诩为进士。进士及第出身的大诗人白居易死后，宣宗作诗悼念道：

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？
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
童子解吟长恨凸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
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

皇帝既然如此英明，属臣们当然不敢怠慢。以首辅、中书令令狐绹为首，朝廷上一时名臣云集，人才辈出。其中有一位礼部侍郎裴坦，虽然才学平平，却忠心耿耿，恪尽职守。本书故事便从他开始。

大唐大中十年的春天某日，礼部侍郎裴坦的府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

皮日休造像
皮日休造像



皮日休像。



这是两个年轻人。一个长得白面宽额，神情肃然，略显拘谨，大约二十余岁；一个身材瘦长，肤色浅黑，眼光逡巡，大大咧咧，只有十八九岁模样。家丁们接过拜帖一瞧，却是远远襄阳府竟陵地方来的两个举子。一个名崔新美字宁储，一个名皮日休字袭美。家丁指着那丰俊面白的说：“你是崔新美？”对方连忙点头。家丁又指着另一个道：“那你就是皮日休了？”不等对方回话，家丁冷笑道：“倒是名如其人啊，你名字怪怪，长得也怪怪的。”皮日休嘿嘿两声，两眼却望着前方。

裴坦刚刚下朝回来，闻听有人来访，即刻便吩咐接见。等两个年轻人行礼之后，裴坦问道：“有谁推荐你们来吗？”

崔新美忙答道：“乃同乡刘虚白前辈推荐。”毕恭毕敬呈上荐书。

裴坦哈哈笑道：“这家伙又给我惹麻烦来了。”

原来裴坦有一个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刘虚白，这刘虚白与裴坦从小拜老隐士王镜心先生为师，同堂学艺，情同手足。

寒暄过后，裴坦见两个年轻人谦恭有礼，一时高兴，便道：“我给你们讲刘虚白小时候的故事。”

崔新美和皮日休长揖道：“愿闻教诲。”

且说，有一天上课，王先生出了一副对子让同学们对下联，那上联只有一个字：墨。有的同学对“纸”，有的对“笔”。刘虚白眨眨眼，挥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“泉”字。王先生看后连连称赞：“孺子可教也，孺子可教也。”这两个字不但是五行对，拆开来“黑土”对“白水”，依然公正得天衣无缝，真是一副绝对。

刘虚白和裴坦天天在一起，笔离不开墨，墨离不开笔。这天放学后，他俩一起往回走，路过李员外家，见门口外围了一大群人，就挤过去看热闹。原来李员外的二公子明天成亲，谁知今天下午李员外突然暴病身亡。婚期将近难以更改，有人出了个主意，上午办喜事下午办丧事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，可这对联怎么写啊？喜联不行，挽联也不行，这可把几个老秀才给难住了，几个人抓耳挠腮，一筹莫展。刘虚白挤到几位老先生面前深施一礼：“各位老先生，让学生试试可以吗？”秀才们正烦着呢，一看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就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添什么乱？一边玩去。”裴坦挤过来大声说：“小孩儿怎么啦？别瞧不起人。”说着一推刘虚白：“师兄，写给他们看看。”刘虚白拿起笔一挥而就。写完后一拉裴坦，挤出人群回家去了。众人瞧

时，却是“出一口，进一口，进出相当；哭三声，笑三声，哭笑不得”。

崔新美和皮日休听到这里，均笑出声来。崔新美道：“刘老前辈才思敏捷啊！”

裴坦道：“刘虚白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也刻苦读书，却屡试不中。前年——”皮日休插言道：“这个故事刘老前辈却讲与小生们听了。”

前一年闻听裴坦主考，屡屡落第的刘虚白抱着侥幸心理再次进京赶考。考毕又来到裴府递帖求见。裴坦知道这位故人的来意，抢先道：“弟承君命，选擢天下俊才，若论私情，恐负圣望，也有失公允。”那刘虚白眼看此行又要落空，快快起身告辞。走到前庭，知道一迈出那门槛便此生万事皆休，实在不甘心，回头投诗曰：

三十年前此夜中，一般灯烛一般风。

不知人世能多许，犹着麻衣待至公。

裴坦闻听此诗，再望望老友苍老瘦削的背影，突然之间受到感动。第二天便从落第的卷子里找出刘虚白的答题，圈上红记，取了。后来刘虚白便在京城做了个员外郎的小官。

玩笑过后，转入正题。裴坦问道：“刘虚白虽然是我同窗老友，毕竟有诗赋之才。你们进京来有什么打算？”

崔新美起身恭谨答道：“刘虚白乃竟陵人氏，是晚辈们的同乡。他这个以诗及第的故事在家乡一带传为佳话，激起了晚辈的进取之心。晚辈们此次赴长安，想得到裴大人的关心扶持，找一条报国尽忠的道路。”

裴坦道：“倘若你们此行一事无成呢？”

裴新美一时无话，皮日休不慌不忙道：“晚辈们当然要不泯壮志，继续努力。即使大人您，亦不是一帆风顺啊。”

裴坦一愣。看来这黑小子知道的事情不少啊！当年裴坦在楚州任刺史，首辅宰臣令狐绹向宣宗皇帝推荐，欲将其调来京城为知制诰。另一名宰相裴休则说裴坦缺乏才干，不堪大用，建议另行选拔，但未被采纳。那裴坦得了上面调令，志气扬扬来到京城履新，按惯例至政事堂谒谢各位丞相。他恭恭敬敬从首辅令狐宰相开始参拜。到了裴休这里，裴坦多表感激之情。那裴休不仅不念同姓之谊，反而冷冷道：

“此乃首台谬选，非休力也！”立命肩舁将其送出，连座也不让他坐。两旁的老吏们惊讶道：“自有中书，未有此事也。”大家都为裴坦感到羞愧和不平。虽然裴坦咬牙承受，从未放在心上，此事却作为一条官场上的趣闻传播开去。

此时裴坦见两个青年一副不屈不挠的模样，有心考考他们，随手从桌上取出一张纸道：“这是我早年在宣州任判官时，大诗人杜牧赠我的一首诗。你们瞧瞧。试论其诗意何如？”

裴新美接过诗章与皮日休轮流读了《宣州送裴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》：

日暖泥融雪半销，行人芳草马声骄。
九华山路云遮寺，清弋江村柳拂桥。
君意如鸿高的的，我心悬旆正摇摇。
同来不得同归去，故国逢春一寂寥。

两人都知道这就是一道考关，须认真应对。裴新美将那诗句捉摸片刻，到底没十足把握，便让皮日休先说。皮日休也不谦逊，开口便滔滔不绝：“‘日暖泥融雪半消，行人芳草马声骄。’诗一出手，色调明快，笔触简洁，勾画出一幅‘春郊送别图’：一个初春的早晨，和煦的太阳光照耀着大地，积雪大半已消融，解冻的路面布满泥泞，经冬的野茁出了新芽，原野上一片青葱。待发的骏马兴奋地踢着蹄，打着响鼻，又不时仰头长嘶，似乎在催促主人上路……此两句不只是写景而已，它还交代了送行的时间、环境，渲染了离别时的氛围。”

裴坦面无表情听着。崔新美在一旁捏把汗。

皮日休接着道：“三、四两句又展示两幅美景：‘九华山路云遮寺’，是悬想中云雾缭绕的九华山路旁，寺宇时隐时现。九华山是佛教名山，有佛国仙城之称。山在池州青阳西南，为宣州去舒州的必经之处。九华山路或者是暗示裴大人的行程。‘清弋江村柳拂桥。’却是眼前绿水环抱的青弋江村边，春风杨柳，轻拂桥面。青弋江在宣城西，江水甘碧，景色优美。点明送别地点。云遮寺，柳拂桥，最能体现地方风物和季节特色，同时透出诗人对友人远行的关切和惜别时的依恋之情。语言精练优美，富有韵味。两句一写山间，一写水边，一写远，一写近，

静景中包含着动态，画面形象而鲜明，使人如身临其境。可谓匠心独运。”

崔新美听着，偷眼去觑裴坦，只见这位大人若有所思地轻点着头。

皮日休说得高兴，“‘君意如鸿高的的，我心悬旆正摇摇’，正是叙写行者与送行者的不同心境。的的，鲜明样；摇摇，惶惶然。盖大人您刚中进士不久，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，像鸿雁那样展翅高飞。所以，尽管在离别的时刻，也仍然乐观、开朗。而杜牧的心情则迥然有异。他宦海浮沉，不很得意。现在要与好友离别，临歧执手，更觉‘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’也！”

裴坦问：“你这‘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’出自何处？”

崔新美却熟，忙答道：“这是《史记·苏秦传》中的句子。”

皮日休道：“最后两句把送友人和自己将要赴官归京两重意思一齐绾合，写道：‘同来不得同归去，故国逢春一寂寥！’叹息处如巨石坠崖，响声经久不息。两人原来是一起从京城到宣州任职，现在却不能一同归去了。想到在这风光明媚的春日里，只身回到京城以后，将会感到多么寂寞啊！”

皮日休讲完，亦深深地叹息一声，却是对这位已逝的大诗人无限惋惜与追思。

崔新美见同伴再无谦词，忙向裴坦作揖道：“这些也不过是晚辈们粗浅的理解，万望大人指教。”

裴坦却从内心里对这个不甚讲礼貌的小伙子顿生好感，颌首道：“果是道出了诗中的一些意境。看来皮兄对词赋颇为喜爱。有无近作让老夫欣赏欣赏？”

皮日休道：“晚辈家乡读书，却是在一道家院落紫阳观之中。故有一诗吟紫阳观，请前辈点拨。”

百尺丹台倚翠华，洞门迢递隔烟霞。

雨中白鹿眠芳草，松下青牛卧落花。

函谷月明浮紫气，瑶池水暖伏丹砂。

抛书亦欲寻真去，安得相从一饭麻？

裴坦笑道：“虽然比杜牧之句相差甚远，倒也清新自然，自成一体。”又问崔新美：“你有什么新词？”

崔新美却惦着此行主要目的，觉得诗赋上讲得太多，因此道：“学生涂鸦之作，不敢污了大人耳朵。只是此次考试，晚辈们尚属首次，望裴大人能宣示一二。”

裴坦叹道：“你们运气不大好啊！大中九年，请委考核的刑部郎中唐扶、员外郎裴绅等人因为泄露题目给自己亲属，被人告上朝廷，圣上天颜震怒，不但对此等人严厉处罚，诸多考生无论考得好坏一并覆落。受此案影响，今年则停止了明法、童子等九科考试，能取录的名额极少。所以你们今年若考，基本是不可能了。依老夫之见，不若回乡苦读，来年再施才华，或能一逞壮志。”

那崔新美便脸色惨白，如当头棒喝。裴坦安慰道：“明年再来吧，何况这仕途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爱。老夫曾遇到一桩难题，几乎酿成大祸呢！”

崔新美和皮日休一齐惊讶地望着主人。

原来是为当朝才子温庭筠的事。

宣宗皇帝虽然爱才如命，但皇帝当久了，难免有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怪脾气。当时的才子温庭筠就十分倒霉。温庭筠字飞卿，前朝名士温彦博之裔孙也，词赋诗篇冠绝一时，与李商隐齐名，时号“温李”。可惜温才子连举进士，竟不中第。后来好不容易混了个京官，却不知道为了何事得罪于当朝，宣宗皇帝要严惩温，贬其出京，令裴坦起草诏书。时任制知诰的裴坦可为难极了。他本也十分推崇温庭筠的才气，却又不能违抗君命，忸怩含毫久之，方提笔写到：“卿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，夙著雄名，徒负不羁之才，罕有适时之用。放骚人于湘浦，移贾谊于长沙，尚有前席之期，未爽抽毫之思，可随州随县尉。”至是，将温庭筠滴到远远的随州当了个九品吏，裴坦才算勉强交差。

皮日休笑道：“进士纪唐夫曾叹温庭筠之冤，赠之诗曰：‘凤凰诏下虽沾命，鹦鹉才高却累身。’”

裴坦突然对皮日休的无所不知有些生气，接口道：“所以尔等且不可学温，自恃才高，目中无人，那迟早是要吃大亏的。”

崔新美连连称是，皮日休却心里颇不以为然。

从裴府告辞出来，既然考试无望，两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突然失去了动力。崔新美便要即刻起身回乡，他已经成亲，牵挂着家中妻子。皮日休却系单身，劝道：“好不容易来一趟京城，玩几日再走吧。”



他们便去约了刘虚白同游。刘虚白为人十分随和，公务亦轻松，遂带着两个小同乡，像闲汉一般在长安街上东游西逛。长安的高城大郭、闹市通衢，令崔、皮二人大开眼界。

他们先游了古柏簇簇的崇圣寺。崇圣寺原名实际寺，位于唐长安城太平坊西南隅。太平坊北面毗邻皇城西南角，东北抵皇城含光门，东邻善和坊，西邻延寿坊，南邻通义坊。坊里四面临街，整日人流如潮。刘虚白介绍道：“这一带乃长安最繁华之地。这里靠近皇城，是名符其实的天子脚下，为长安城中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，人口居住密集。仅太平坊中所居人口六百余户，约6000余人。又因入衙上朝便利，满布达官显贵的住所。”

崔新美叹道：“何时吾等也来这里占得一席之地？”

皮日休笑道：“咱们比邻而居吧。”

那刘虚白一路走来，将街边的建筑一一介绍道：“这里是隋尚书左仆射赵士茂的故宅，紧挨着的是隋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故宅。那东西隅则是舒王元名故宅。从这个路口起，便是本朝显宦的府上了。这是户部尚书尹思贞的住宅，那边是节敏太子妃杨氏住宅。”

他们又走了几步，见一处大门油漆剥落，石狮倾歪，杂草丛生，便问是何处。刘虚白侃侃道：“这是玄宗朝御史大夫、京兆尹王鉷的故宅。当年真是长安最华丽的建筑啊！每逢盛夏，这王鉷为了降温，将渠水用人工引到自家亭院高处，然后喷射而下，从檐上飞流四注，号为雨亭。就算别处酷热难当，这里却寒气袭人，凜若高秋。院内还有宝钿井栏，金碧辉煌，不知其价。天宝后期，王鉷犯罪被皇帝赐死之后，县官登录其家财，数日不能完，可见其家产之巨。”

紧挨着的还有户部尚书王源中的住宅，京兆尹罗立言的住宅。均是高墙飞檐，气势恢宏。

到了晚间，刘虚白设便宴为两个年轻人饯行。

皮日休乘着酒意问道：“听说当今皇上这个位置是顺手拣来的？”

刘虚白正色道：“小子不要乱说。当今圣上可谓一代明君。圣上自登基以来，勤于政事，孜孜求治。他明察沉断，用法无私，从谏如流，重惜官赏，恭谨节俭，惠爱民物，他非常喜欢读《贞观政要》，对先皇帝太宗充满仰慕之情。他重新整顿吏治，并且限制皇亲和宦官，使其不能干预朝政。”

皮日休哈哈大笑道：“长辈不要误会。在下对圣上也佩服得很。本朝发奇兵击败吐蕃，收复河湟。这是安史之乱后，大唐对吐蕃的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啊！”

隔一日，崔、皮二人各雇一匹瘦马，快快地出了京城。

一路上，两人对大唐的前途争论不休。崔新美是大局乐观而对自家处境十分郁闷。皮日休却相反，是对大局愤世嫉俗而自个儿却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。

崔新美道：“国家的前途不错，我们却很难沾光。”

皮日休问道：“何以见得不错呢？”

崔新美道：“你没有发觉吗？本朝自高祖立国起，太子若为长子则天下太平，换代平稳有序；反之则天下流血，争斗不休。安史之乱前，皇位变更屡起刀光剑影，皆因非长子接承。而从肃宗起直至宪宗，均为长子承继大统，则一路平安。”

皮日休摸着脑袋道：“果然如此呢！肃宗传长子李豫，是为代宗；代宗传长子李适，是为德宗；德宗传长子李诵，是为顺宗；顺宗传长子李纯，是为宪宗，皆在不知不觉之中。”

崔新美道：“所以社稷安稳，皇室平静。可惜宪宗以下，因为太子李宁夭折，断了长子接位的传统，以至天下不宁，皇室屡起动乱。”

皮日休道：“那跟眼下的形势有何关系呢？”

崔新美道：“你瞧瞧，现在天子英明，长子温王亦成人，接班顺理成章啊！”

皮日休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半月之后，他们在襄阳渡过汉水，前面一马平川，故乡竟陵在望了。